

## 波兰最大媒体报道：华沙尸展遭质疑

【明慧网】2014 年 3 月 12 日晚，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网站以《备受争议的尸展 第一天即遭质疑》为题，报道了当天在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内举办的人体尸展第一天就遭到民众质疑的新闻。

报道说：研究所内展出的尸体有二百多具，都来源于中国，这种展示中国人尸体和器官的展览，开展第一天就引起波兰华人愤怒，与此同时，波兰法轮功学员质疑这些人可能是被中共谋杀的不同政见者。

报道说：这些尸体的持有者为美国第一展览公司，来华沙主办展览会的是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波兰华沙化工研究所提供展览场地。展览时间从 3 月 12 日至 6 月结束。

报道说：捷克 JVS 集团有限公司虽然持有合法开办展览的文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这些被剥皮的人都是谁？他们发生过什么？是如何死亡的？他们也没有这些死者捐献自己身体的证明。

报道说：这些文件应该保存在美国总部。但经查证发现，美国第一展览公司网页上有如下声明：这些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原始身体遗骸都来源于中国警方，中国警方有可能从监狱中获取这些尸体。但是（美国）第一展览公司不能独立确认展览中的哪



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华沙化工研究所门前，手持横幅要求澄清尸展真相

些尸体是来自关押在中国监狱里的人。本展览中展示的整个人体或部分人体、内脏器官、胎儿和胚胎均来自于中国公民或居民的尸体，但对这些尸体和内脏器官、胎儿等组织，第一展览公司只能接受中国合作伙伴的承诺，却无法独立核实他们是否是在中国监狱中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的尸体与组织。

报道最后说：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在传出后的七年时间里中国的修炼人数已高达上亿，对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和道德水准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但是这却引起中共及其党魁的恐慌，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前提下，于 1999 年 7 月以莫

须有罪名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共大量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出售牟利。法轮功学员注意到，在中国大连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附近就建有尸体塑化工厂。法轮功学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活摘器官的尸体经塑化后可能被再一次出售，这是中共魔鬼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

波兰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强烈要求波兰政府调查这些尸体来源，要求对尸体取样做基因检测，要求事实真相，坚决反对打着“科普”的名义实施犯罪行为。波兰法轮功学员认为这种展览不仅应当关闭，而且应以法律形式被永远取缔。

尸展的真相震惊了波兰各界人士和媒体，法轮功学员受到波兰人权组织和波兰议会的支持。◇



##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 举办讲真相活动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在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

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警察总署官员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



# 一个带给人生命转折的日子

文/吴艳霞

四. 二五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队伍整齐排列，地面干干净净，见证的路人耳目一新，称道：“从未见过这么高素质的人。”

【明慧网】1999年4月25日前后，我正忙于学校运动会，还不知发生了什么。

后来通过我们天津金玉琴和金玉萍姐妹一家的经历，我对“四·二五”事件有了较深的了解，我的人生道路也随之而发生了巨大改变。

当时金家开着一个工厂，俩姐妹和金玉琴的儿女都在修炼法轮功，金玉琴的丈夫赵光很忙，没修炼。对于妻儿炼功，到处弘法，因妻子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邻里关系也特好，丈夫觉得反正有百利而无一害，从不反对，也没做太多了解。

4月25日那天，因为天津有四十多个法轮功学员被抓，天津政府对上访的学员说抓人的命令是北京下的，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于是金玉琴要去北京上访，赵光就开车送她去北京。

上访的地点在中南海附近的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到那儿一看，人多得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却秩序井然，就像是到了另一世界，就那场面一下就把赵光惊呆了！他是60年代出生的人，一直就处于那种斗争的状态，他原本想自己媳妇肯定也是去慷慨激昂地喊口号，打标语啊，去抗议什么的。可结果，他说他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和平、

理智与祥和，一个人、两个人那么静静地可以做到，可上万人，这么大的群体都那样，离开的时候地上连个烟头都没留下，电影里没见过，生活中也没有，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简直就是闻所未闻！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整个人一下子就改变了。

回来以后，赵光就开始如饥似渴地了解法轮功，“四·二五”使他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的路。同年的7月20日，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公开的迫害，刚刚开始修炼的他就去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他们夫妇俩，连妹妹一块儿都被抓了，丈夫被劳教了2年，家中就剩下一双14岁和11岁的儿女。

那天我去他们家看孩子，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就担心他们因为父母被关押，受到歧视，问他有没有很大的压力呀？可这个刚上中学、本该受父母呵护的男孩却说：“我们没有什么压力，也不怕什么，我们父母没有偷、没有抢、没做任何有害国家和社会的坏事，他们不就讲句真话吗？如果连说真话都被禁忌的话，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这出人意料的的话令我惊叹！

我教了18年的书，一直是我高高在上地教育学生，今天孩子们真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我惊讶，因

为从没见过一个中学生能这样遇事不惊，我说你才多大啊？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是修炼人，按师父教的‘真善忍’处处做好人，不怕别人歧视。”

尽管我当时也已修炼法轮功两年多了，但我有26年的党龄，受共产党“教育”多年，我也知道它迫害法轮功是错的，可那“与党保持一致”的党性还死死地拽着我，当时天津市长在中央电视台说“天津没抓一个人”，我知道他们在跟全国人民撒谎，我们区的学员就被抓了，我却没站出来说真话。孩子的那句“连说真话都被禁忌，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那一刹那，那个操控我半生的“党性”开始被冲破，我发现了远远超越它的力量。◇



图：现居加拿大多伦多的吴艳霞女士，虽并未亲历当年的“四·二五”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但她认为这

一天也给她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折。



# 合肥市工业大学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案例

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合肥工业大学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的骚扰和绑架。以下是我们根据明慧网上面有关该校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资料而整理出来的案例。

## 一、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校医蒋翠萍遭迫害离世

合肥工业大学退休校医蒋翠萍老人，在中共恶党人员的没完没了的骚扰、恐吓、抄家、绑架中，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凌晨四时三十分离开人世，终年七十四岁。

蒋翠萍老人个子不高，温和善良，常年独居。自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十几年来，她多次遭到邪党的迫害。即使这样，老人还是一直按照“真善忍”大法的要求、自己省吃俭用、处处想着别人、默默的付出。

二零一二年九月下旬，蒋翠萍家中突然闯进几个彪形大汉，自称是安庆路派出所的，进门就问：蒋翠萍，郑德明你认识吧？蒋翠萍说不认识，这些恶警们大声吼叫：哼，不老实，郑德明说了，你这是资料点，说你有电脑、有打印机。蒋翠萍说你们看我像个做资料的人吗？

其中一个恶警大声吼叫：别狡辩，走，跟我们走一趟。说着几个恶警就把蒋翠萍连拖带拽抬下楼，塞进警车劫持到了安庆路派出所。一部份恶警看着蒋翠萍并审问，一部份恶警开车回头抄了蒋翠萍的家，把她家翻了个底朝天，所有大法书籍、资料、P3、P5、U盘等一扫光。

当天深夜，蒋翠萍的儿子才把母亲接回家里面。

老人回到家中倍感凄凉，在中共的恐怖高压下整天忧心忡忡，提心吊胆，慢慢的出现了病态状态，十月份去医院检查出肺癌假相，在学员的帮助下逐渐康复。

可就在十一月份中共邪党十八大过后，又一批恶警突然闯进老人的家，自称是包河区“610”配合合工大南区校保卫处的警察一起十多人，还口口声声的说：“你不用怕，这次



中共酷刑：暴力灌食

来不抄你家，只请你跟我们走一趟。”蒋翠萍老人说：我哪也不去，这是我的家。恶警们恼羞成怒，一拥而上，把蒋翠萍老人强行抬下楼，劫持到合肥市“610”办的洗脑班迫害。

蒋翠萍老人就这样在中共不法人员没完没了的迫害中、恐吓高压中旧病复发，不幸于二零一三年二月二日凌晨四时三十分，离开人世。

## 二、合肥工业大学学生温燕自述被迫害经过

温燕，合肥工业大学学生。因修炼大法曾多次遭迫害。二零零三年温燕以自述的形式向明慧网投稿揭露迫害。原文如下：

我叫温燕，女，一九七九年出生，现年三十四岁。因修炼法轮功，被学校非法开除已有三年了。我因讲清大法真相，被恶人跟踪、绑架，受尽了折磨。一度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回。

二零零二年十月三十日下午，我到一电脑培训学校去拿考试通过的会计电算化证书，刚到校门口就被两个便衣恶警绑架。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干着这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有任何证件、手续。我问恶警：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两个恶警一句话不说，反而还打我，我被打得两眼冒金花。

恶警把我铐在椅子上，每天二十四小时不断换人来审问我、折磨我，我来例假也不放过，我痛苦不堪。我用绝食来抗议他们这种违法行为，他们就对我进行野蛮灌食。十几天后，他们干脆把胃管插进去就不拿出来。

一次，几个恶警把我双手反铐在

椅子上，使我的身体向后仰着动不了，手铐铐进了肉里，我的一只鼻孔被插上胃管，另一只鼻孔被粘胃管的胶布粘住，我只能用嘴呼吸，不时的反胃想吐。就在这种情况下，看管我的一处的恶警还审问我，并说：“你还想睡觉呀，今天再不谈问题就别想睡。”我闭眼不理他们，那恶徒就用手敲我的前额。我就这样坐在椅子上痛苦的承受着。在看管我的两个巡警睡着后，我用两腿把那长管拽掉了，可在我挣扎中，手铐却越铐越紧。第二天，我的手全肿了。后来，他们又找来女教所的那些邪悟的人轮番的、整天不停的给我洗脑。后来，在他们的威逼、恐吓、精神摧残下，我的意志慢慢开始崩溃……七十多个日日夜夜，我被双手铐在椅子上，不给睡觉，还被威胁、恐吓。

直接迫害我的是公安一处的丁涛，陈松，罗健，梁文明，姜怡（女）等恶警（有删节）。

## 三、其他迫害案例

罗珊珊，女，年龄未知，家住合肥工业大学，曾多次进京上访。2001年3月7日，卢珊珊因被怀疑上网，在另一学员家里被恶警非法抓走，6月底被非法劳教两年，送至南湖农场。2008年6月20日晚上，罗珊珊再次被合肥恶警的绑架。

仇修芬，女，年龄未知，家住合肥工业大学。2008年6月20日晚上，合肥市邪党出动了大批恶警，将在家的仇修芬非法抓捕。仇修芬被恶警绑架时，头被打破。◇

## 合肥法轮功学员王光越被恶警绑架

安徽省合肥市男法轮功学员王光越（音），在大约3月15日左右，被绑架，是因为发真相短信被查到。现关在螺丝岗合肥市第二看守所。恶警正在“取证”，据说要把该案上升为安徽省“大案要案”。◇

# “齿轮”、“螺丝钉”与“平庸之恶”

【明慧网】汉娜·阿伦特在她的著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说：“极权政府的本质，在于把人非人化，……使之完全变成行政机器上的齿轮。”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极权统治邪恶的实质，还揭示了被其操控的人的真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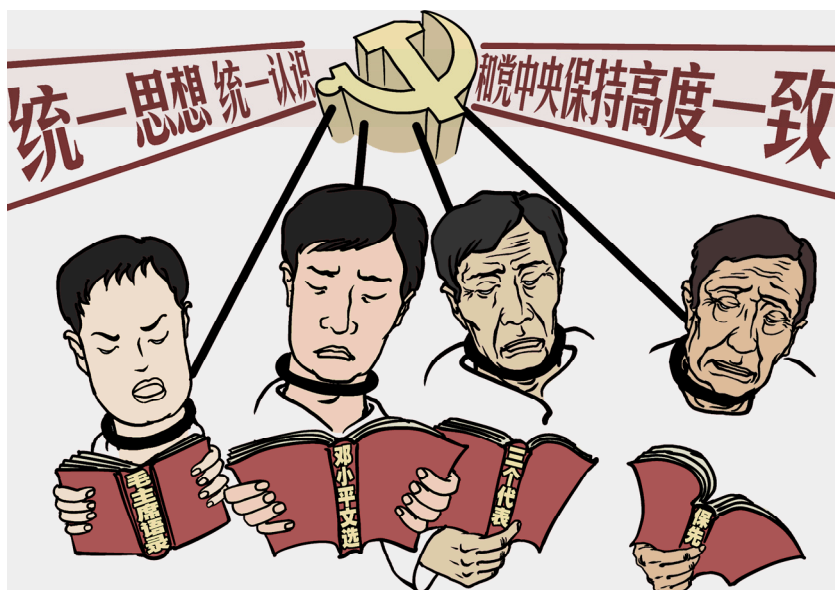
阿伦特的这段论述源于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最终方案”执行者，负责将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送往集中营，对几百万犹太人的死负有重要责任。艾希曼在法庭上说，自己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只不过是齿轮系统中的一支，只是起到传动的作用罢了。”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艾希曼在沿袭纳粹高官统一的狡辩，但阿伦特却看到了艾希曼和“齿轮”之间的实质关联。

阿伦特发现，艾希曼是个没有思想、没有正邪判别能力的平庸之人，除了服从命令以获得晋升外没有其它的动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然而正是这种无思的平庸和顺从，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为此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即：无思的平庸之人，会对权力顺从而行恶。她还指出，这种恶之危害远甚于人类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能产生的危害，甚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阿伦特所说的“无思的平庸”，正是人异化为“齿轮”的要素；而服从，则是“齿轮”的特性。

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观点被著名的“米尔格兰姆实验”（后来又被称为“艾希曼实验”）所证实。实验结果表明，当人服从于一个来自权威的命令时，会做出意想不到的残忍的事情，甚至是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心理感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事情。事后了解这些实验对象的心理发现，服从时的人会把自己看作是不用担负道德责任而行的人，仅仅只是外部权威的代理人，从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在犯罪。这种顺从和麻木，显然就是“齿轮”的另一种表述。

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些麻木的“齿轮”，纳粹屠杀机器才得以转动起来，于是有了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象制造产品一样有计划、高效率地生产尸体，大屠杀之类的邪恶念头也就得以变成现实。纳粹头目当然知道“齿轮”们对于大屠杀的意义，所以除了用自上而下的命令，还有意运用洗脑术，打乱人的正常思维，打造出更多更纯粹的“齿轮”。

由“齿轮”一词，中国人很容易就会联想到“螺丝钉”，现在很多人都不再怀疑，中共当初提倡人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漫画：《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实质是为了让人们永远成为它的傀儡，它手中驯服的工具。

“螺丝钉”有个更赤裸的说法：“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一上来就把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天理要求和善恶标准给取消了，把最高的指挥权和裁判权全盘移交到了中共的手上，这样人们也就不会想到这是对中共的盲从和迷信、是一种荒唐与悲哀，反而有无上的光荣感。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以充当中共的马前卒为荣，没有任何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一马当先，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无疑印证了“米尔格兰姆实验”告诉人们的另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服从的人再被灌输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就会毫不犹豫、欢快地作恶。中共用洗脑术催生“平庸之恶”、精心培养艾希曼式的作恶工具的险恶用心由此可见。

由于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现在很少再赤裸裸地提这些话了，但这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而是它知道，“螺丝钉”的改造已经完成，屠杀机器随时可以运转起来；或者说平庸之恶的转基因种植已经成功，需要的时候只要稍加诱导就可以开出恶之花。不信看看在迫害法轮功中，经常就有人一面行恶一面叫嚣：“共产党给我钱，我就听它的”、“共产党说不准练就不得练”、“共产党说你犯罪你就有罪”、“我们不讲法律，只讲政治”等等不一而足，其见利忘义、自甘为奴的小丑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之配套的就是一系列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如洗脑转化、酷刑折磨、刑讯逼供、造假陷害、枉法裁判，将人迫害致死、致残、致疯，甚至活摘器官牟取暴利——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无不将“平庸之恶”发挥到极致，以致纳粹时期的艾希曼们都难以望其项背。

这些中共和纳粹党徒的变异心理和变态行为，充分验证了阿伦特关于极权之恶的观点，即极权政府将人变成“齿轮”、“螺丝钉”的过程，就是摧毁人性、毁灭人的道德良知的过程，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